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经典文集



孩子快跑

衣向东 著

追寻鲁迅的足迹 蔓延思想根系于黄土纵深
跟随大家的引领 倾听叩击灵魂弹出的震颤

台海出版社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经典文集



孩子快跑

衣向东 著

追寻鲁迅的足迹 蔓延思想根系于黄土纵深
跟随大家的引领 倾听叩击灵魂弹出的震颤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孩子快跑 / 衣向东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168-0538-1

I. ①孩… II. ①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10356号

孩子快跑

著 者: 衣向东

责任编辑: 侯 玢

装帧设计: 李 莹

版式设计: 于鹏波

责任印刷: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 - 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170 × 240 1/16

字 数: 223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0538-1

定 价: 30.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衣向东 小说家、编剧。1964年出生于山东栖霞，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2002年就读于鲁迅文学院首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曾在部队服役24年，2006年退出现役。现为北京联合大学艺术总监。小说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老舍文学奖”；第二届“北京市政府奖”；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九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第四届、第六届“全军文艺新作

品”一等奖；第八届、第十届“金盾文学”一等奖；首届全国公安文学一等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主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牟氏庄园》《站起来说话》《向日葵》等6部；中短篇小说集《就告诉你一个人》《过滤的阳光》《爱情西街》等10部；长篇报告文学《震区警察的记忆》《首都卫士》等4部；影视作品《牟氏庄园》《我们的连队》等8部。

介商答引





目 录

散文卷

生的滋味

——山中杂记之一 2

秋

——山中杂记之二 7

人是秋后一棵草

——山中杂记之三 10

窗外落雨了 13

月色下的遇龙河 16

亲爱的阿拉善 21

去湘西找翠翠 29

山里飘出一朵云 36

悬挂在窗外的一条狗 41

父亲的旅途 44

面对父亲 48

校长父亲 53



语文老师徐学利	60
我的小学老师	63
老房子	67
常跟自己说说话	80

小说卷

孩子快跑	84
青草地	130
养父养母	143
棉花被子	184
傻人满仓	190
吹满风的山谷	199

和版印主



散文卷





生的滋味

——山中杂记之一

一只鸟

搬进北京郊区的山里居住，生活的色彩和节奏都有了改变。纷乱的喧嚣已经留给了城市，躁动的心渐趋平静，就像匆忙流淌的溪水，进入了平缓的河床，变得从容而含蓄了。

闲来无事，坐在阳台上看山，看山坡上那些寂寞的野菊花，也看屋顶飘过的白云。

山脚下，生长着一蓬蓬茂盛的杂草，粗壮的狗尾巴草形同稻谷的穗子。偶然瞥见一只鸟，滑翔着飞来，想栖落在一株狗尾巴草上，然而狗尾巴草的躯干，支撑不起鸟儿的身子，它一头栽到了地上。

之后，它又飞到天空，再次滑翔着俯冲下来，一次又一次。

我突然笑了，笑这鸟儿的愚蠢。

就在这时候，我发现滑翔的鸟儿又一次俯冲下来，两只爪子快速抓住了狗



尾巴草，摁在地上，然后啄食穗子上的草籽，足足吃了三分多钟。

我恍悟，原来鸟儿是用爪子扑捉狗尾巴草的穗子。

其实愚蠢的是我。

世间万物，一草一木一蝼蚁……都有各自的生存技能，所有生长的姿态和色彩，都是为了适应自然，顺势而生。

一条狗

北京昌平流村镇环岛西南边，有一家兰州牛肉面馆，紧挨着一条马路。天气闷热，面馆就在门口摆了五六张桌子，撑了几把太阳伞。顾客坐在太阳伞下，喝啤酒，吃羊肉串，啃羊蹄子，就有成群的流浪狗围上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客人的大嘴巴，等待客人随手丢弃的骨头。它们经常遭到顾客的轰赶，甚至脚踢棒打。

我因为装修山里的房子，偶尔在这里吃碗牛肉面，身边也就有几条流浪狗，眼巴巴盯住我。我挺愧疚的。我不啃骨头，它们在我身边白白浪费时间。

正想着，我发现一条黄狗掉头而去，跑得极快。我原以为它很聪明，要赶去别的顾客身边，然而它却奔向对面的马路，站在路边张望着，一辆车驶过之后，它迅速穿过马路，跑到对面的草坪上，原地转了五六圈，身子翘起了一下，差点把自己转倒了。终于站稳，后屁股蹲下去，浑身用力。之后，它又慌慌张张穿回马路，跑到我身边。我明白了，这狗东西是去大便的，一定是憋了很久，实在憋不住了，才火烧火燎地跑去。

我心里一揪。尽管几条流浪狗为守候一口吃的，眼睛都不眨一下，但黄狗依旧费这番周折，跑到马路对面的草地上，却没有在面馆门前便溺。它很懂规矩。我叹息一声，从碗里捞出一块牛肉片，抛给了黄狗。

两个多月后，我开车经过牛肉面馆前的马路，看到有一条狗，一瘸一拐地穿过马路，从饭店门前跑到对面的草地便溺。如果我没看错，它就是两个多月前吃了我一片牛肉的那条黄狗。它的一条腿如何瘸了？被车撞的还是被顾客踢的？



我想不出个结果，其实也不需要知道。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黄狗都不会离开牛肉面馆的。

它要活下去。

一个民工

家装的民工，都是走到哪里住到哪里，业主的新房子，他们是第一个入住者。他们总是灰头灰脸的，却从不缺少快乐。

为我装修山里房子的民工，有一个是贵州人，姓侯，别人都叫他老侯。老侯个子不高，瘦瘦的，瓜子脸的下巴，长着杂乱的胡子。很少说话，也很少笑，从他的表情上，几乎看不出他内心的情绪波动。

老侯是装修队里的小工，干最脏最累的活，拿最少的工资。瓦工、木工、水电工都不停地喊他，他简单应答着，在他们当中来回穿梭。一天三顿饭，也是老侯来做。

四五个工人中，只有老侯没有电动摩托车，所以自从住到了山上，他再也没有回城。遇上过节，其他人骑着电动摩托车纷纷离去，山上只留老侯看门。

老侯睡觉很简单，一块木板或是半片纸箱，都可以成为他的床铺。我让老侯睡在我的躺椅上，老侯摇头。“一个打工仔，睡木板就挺自在。”他倒下身子，很快就能发出鼾声。

有一天，老侯突然刮了胡子，换了一身干净衣服，上衣是一件花格衬衫，有些肥大，显得他更矮小了。我问什么事情，打扮的像新郎？他的贵州口音很重，说了半天，我大概听明白一些，好像说他要进城，妻子生病，住到北京一家医院，他要去看看。说完，老侯露出难得的笑。

老侯在城里待了两天，第三天回来了，一头汗水。他说从公交车站走进山里，走了快一个小时。回到工地，他就脱下那件花格衬衫，水洗后，在院子里晾晒。接下来，就有一声声吆喝，催促老侯筛沙子、搅拌水泥。老侯应答着，小碎步



跑动起来。我很想问老侯，他妻子在医院如何了？但看他忙碌的样子，也就罢了。

老侯和装修队的工人撤走后，大约过了一个月，我遇到装修队的老板，聊天中，我突然想起了老侯，就问他妻子的情况。老板吃惊，说老侯根本没有妻子，至今还是单身一人。

轮到我吃惊了。老侯应该有四十好几了吧？想起他像小学生一样被喝来喝去的身影，我心里一阵酸楚。

“一个打工仔，睡木板就挺自在。”老侯的这句话，就是他生活状态的写照。

我

我是一个靠文字维持生活的人，大部分时间，我待在自己虚拟的世界里，不停地折磨自己。我越来越害怕真实的生活，因为害怕，我不停地写作，恨不得一直停留在虚拟的空间里。

我喜欢安静，也喜欢孤独。孤独是一个写作者必须保持的状态。只有孤独的时候，我的眼泪才能欢畅地流出来。有时候因为想念女儿，有时候因为想念家乡那些山水，有时候因为笔下的人物，有时候为了自己消瘦的影子。更多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眼泪为谁、为什么事情而流。

我最早生活在天通苑，在那里度过了将近十年的时光，写了不少作品。这些年，天通苑变成了大闹市，我已经无处躲藏了，只好继续向北迁移，躲进了山里。

心，终于又静下来。

写累了，站起来看窗外的山。有一天发现，屋后山上的两棵树，一直在注视着我。我默默地看着两棵树，突然想到，我生命中剩余的时光，有这两棵树陪伴了，它们是我生活的见证者，是我生活中无法剥离的一部分。

有一天我走了，化为泥土，这两棵树依旧会站立在这里，看窗户里面的新主人。

树，比我站立得更久。

终于明白了，我之所以认真而勤奋地写作，其实只是希望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后，散落在人间的一些文字，还能活着。





秋

——山中杂记之二

翠绿的色泽从山脊上一层层褪去，阵风掠过处，枯叶卷起，如蝴蝶般满天飞舞。枫叶红了，银杏黄了，光秃秃的柿子树，只有金灿灿的果子挂在枝头。沟壑处，一蓬一丛的野菊花开始凋谢。

深秋了。

秋天的山里，更加安静。知了声远去了，蛙声留在梦里。由夏到秋，就是从动到静。

山里的秋天，比城里来得早，也来的强势，容不得你思索，就将一幅凄凉的秋景铺展开。密密匝匝的树林，忽然间疏朗开阔起来，看得清山涧的怪石和沟壑的轮廓了。林中有鸟儿飞起，留下一串串揪心的鸣叫。秋天总是仓促而短暂。

我还在山里。我想在这里迎接冬天。

屋里没有通暖，夜晚坐在电脑前写作，身上披了厚重的棉衣，手脚依旧是冰凉的。手脚虽凉，头脑并没有冻僵，思绪也很清晰。还有这颗心，热着。孤独倒是有一些，整座山只有我一个人坚守。不过还好，我有作品中的人物相伴，他

们不停地在我房间走动，跟我一起体味人间的喜怒哀乐，经受季节的交替。

季节的交替，难免带来几分伤感。

这样的季节，思念很容易疯长，尤其在寂静的夜晚。想念女儿，想念父母，想念那些温暖的人。窗外一些枯叶的响动，都能够在心底搅起波澜。

今夜，我想母亲。

母亲75岁了，身体不好也不坏，有糖尿病，腿脚也不是很硬朗。母亲年轻时候吃了很多苦，但这些年生活安逸，不问家事，操心的事情丢给了我父亲。父亲说母亲没心没肺，家里来了客人，父亲恨不得把她的嘴封住，总担心她把不该说的话说出来。母亲确实说话缺少掂量，她会吃惊地问别人，你咋这么显老？她会连连摇头，说俺儿子忙，肯定不会管你这种事，趁早别打搅他。父亲经常给母亲使眼色，甚至偷偷拽她一把。

母亲在家里就没有话语权。家里有事找我，都是父亲给我打电话，哪怕是简单的问候，也是父亲包办的。记忆中，母亲只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大约是三年前，她跟父亲吵架，委屈地向我告状，让我当法官。母亲知道只有我可以为她说话，可以“镇压”父亲的霸气。自然，我把父亲狠狠批评一顿，给她出了口气。

今天中午，我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心里有些紧张，第一反应就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母亲开口问我，山里冷了吧？我说还行吧。母亲说，冷了，一个人别待在那里，回老家吧，就住在家里，我呀，还不很老，还能伺候你，能包饺子、擀面条，你回来写东西，家里也很安静，我不会打搅你。

我明白母亲为什么给我打电话了，她担心我一个人在山里受苦。我问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压低了声音，说他在里屋睡午觉。不用问，母亲是偷偷给我打电话的，而且一定思想了好半天，用了很大的勇气才拿起父亲手机的。

我的泪水奔涌而出。我极力控制自己，不让母亲听出半点异样。我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你瞎操心什么？没你想得那么冷，我又不是小孩子，冷了不知道多穿衣服？没别的事吧？没事我挂了，忙着呢。

挂了电话，我忍不住啜泣起来。“我还不很老，还能伺候你……”母亲的



这句话，像刀子扎进我心里。活到这个岁数，还让老母亲操心，真是该死！

起身，走到二楼阳台，让身子沐浴在稀薄的秋阳里。我知道，自己的人生如同季节，也正悄然变换着，已经感觉到丝丝秋意。心里的阳光依旧灿烂，却少了温度。眼前的日子紧巴起来，怎么盘点都不够使用的了，必须活得仔细。

活得仔细，为了母亲。

2013年10月29日夜





人是秋后一棵草

——山中杂记之三

台历上的节气提醒我，再有两天就是小雪了，天气骤然冷起来。

山里的气温，比较山外要低三四度，房子前面的水渠，结了厚厚的冰，能支撑我半条腿了。偶尔抬头看到挂在树上的柿子，就禁不住打个冷战。在寒风中裸着的柿子，像一团团凝固的色块，时间就被挂在了枝头，干瘪了。

小区的多半人家，还没有装修好房子，装修好的，也空闲在那里，据说明年才能通暖。前几天的夜晚，山谷里还有一点两点的灯光，从不同的沟壑闪着，透过薄薄的寒雾，散着一些暖意。灯光的房子里，居住的是装修民工。从昨天开始，物业下达了通知，停止一切装修，民工们都被清理出了山谷，不见一个人影。

也不见一条狗。

我还在这里写作，孤寂的灵魂四处游荡。我奇怪夏天的那些虫虫、那些自以为会叫的鸟儿，都躲哪里去了？怎么一点儿声响都没有？还有兔子和野鸡，闷热的晚上，常常看到它们的影子。

好吧，你们都躲起来吧，有月亮陪我。我知道已经过了阴历十五了，月亮